

惕部门立法背后的“利益扩张”现象。“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类现象不能再重演了。”陈勋儒委员等人面对部门立法背后的“利益扩张”现象,大声呼吁。吉林大学教授王维忠代表认为,立法成为政府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

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在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利益保护的驱动下,不少地方或部门都热衷于在立法中争权夺利,力图通过立法这一权威手段为本部门或本集团划定一块垄断性的势力范围,以至某些法规带有明显的部门或集团痕迹,立法也因此蜕变为谋取部门或集团私利的工具,蜕变为为部门或集团垄断性利益保驾护航的秘密武器,法律这一“公共物品”也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物品”。正是在立法的保护伞下,某些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被合法化,某些垄断性的政策或长官意志通过立法程序变为冠冕堂皇的法律。由于行政法规规章通常由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主持起草,这种立法惯例实际上为某些行政机关利用立法谋取本部门或本集团的私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因而不少由政府部门起草的法律法规草案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立法决策部门往往为协调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某些法律法规迟迟难以出台的幕后缘由所在。

立法腐败现象意味着立法民主性的缺席,更是对立法合法性和正义性的亵渎。倘若说司法腐败污染的是法治的水流,那么立法腐败则是污染了法治的源头。笔者建议:实行“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腐败的阴霾;积极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即凡直接涉及某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立法起草工作;人大代表或委员在立法审议中对有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律法规草案要敢于说“不”。笔者建议涉及诸多行业部门的法律的起草,不妨向专家学者采取立法招标投标形式,由地位相对超脱的中标的专家顾问团进行起草。

为了维护立法的公平和正义,必须坚决对利益扩张型立法说“不”。

其五,希望切实做好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法规备案审查室,并且于2005年12月16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希望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一步加强备案审查工作,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编辑/冬青 901 608 @sina.com



2006年2月16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集中打击赌博行动中联合督办的亿元网络赌球大案在北京宣判,网络赌球庄家王欣被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以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神情黯然的王欣说:“赌球就像吸毒,陷进去就停不下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扳回来,玩得再好也就打个平手,根本赚不了钱,最终钱没挣着,还触犯了国家法律,给家庭造成了伤害,我劝大家不要沾它!”

一场竞争激烈、精彩纷呈的足球比赛,让全世界的球迷都大饱眼福。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们看到的不是球场,而是赌场,足球比赛成了他们聚赌牟利的工具……

从超级球迷到狂热赌徒

35岁的王欣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推销员、饭店经理,还曾经合伙开过汽车修理厂和网吧。凭着自己精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市场意识,王欣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经常在外面闯荡,他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家境也颇为殷实。

本来王欣可以在生意场上大显身手,然而,球迷“朋友”杨无畏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的人生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王欣是个标准的球迷,从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到世界杯、中超、荷甲,他场场不落,每场必看,各国球员他都如数家珍。2002年,王欣认识了一个叫杨无畏的无业人员,闲聊中杨无畏得知王欣很爱看足球比赛。于是,已经从事多年赌球并有着丰富经验的杨无畏“不经意”地问:“王欣,你那么喜欢足球,试过下注赌球吗?”

网络赌球大案

□文图/浩立 建月



王欣在接受判决时神情木然

“赌球？”王欣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国外赌场，也曾经听说过赌球。那些一掷千金的大款、五花八门的赌法、千奇百怪的赌具，他看得眼花缭乱，但他从未尝试过。他问：“赌球怎么玩？”“这很简单，每次比赛前我会通知你这场球的盘口和水位，你只要告诉我投注场次和金额，我就可以帮你投注，赛后咱俩结算。”

“什么是盘口啊？”王欣对赌球一无所知，这些专用词语对于他来说像江湖上的黑话。

“盘口就是庄家根据他们收集的比賽双方俱乐部的资料，制定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综合差距，以净胜球来体现。”

“那水位又是什么呢？”

“水位就是赔率，水位的高低就是指赔率多少。”

好奇心占了上风，王欣答应试着玩玩。于是，每次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开赛前三、四个小时，杨无畏都会告诉王欣一些盘口、水位等赌球的参考数据，王欣通过看比赛的电视转播进行下注。开始，王欣每场只投二、三百元，随着比赛结束输赢，结果立刻显示出来，他感到很过瘾。他被这种一夜暴富的感觉深深地吸引了，原来钱还可以这么赚！渐渐地，他沉溺于这种令人心跳不已的游戏中不能自拔，再也顾不上自己的生意。从此之后，他每天频频观看各场比赛，下注赌球，并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赌友。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疏于管理，王欣的网吧生意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接着，杨无畏找王欣要钱，但是王欣实在拿不出钱来，于是杨无畏说：“如果没钱，就帮我拉客户赌球，我给你1%的提成。”王欣听了，想着自己赋闲在家百无聊赖，不如碰碰运气。

数日后，王欣联络了以前的赌友，频繁拉客户到杨无畏那里投注赌球，每次由他为赌友报注，同时为赌客和杨无畏结算。为了赌资交易方便，王欣还办理了两张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他要求赌客每星期一、四通过网上银行和电话进行转账。几乎每天王欣的信用卡上都会有几笔甚至十几笔转入、转出的资金，有时一天的资金交易额达到几十

万元。由于王欣带去的赌客多、赌资大，他逐渐成为杨无畏心目中的摇钱树！

2003年底，杨无畏神秘地告诉王欣现在可以网络赌球了。说着他熟练地在电脑上给王欣演示起来，他登录了华博网、台湾宝盈网，输入了登录号和密码，顿时正在进行比赛的球队对阵情况，包括各队比赛的赔率、下注玩法都在界面上清楚地展现出来。只要选好比赛，点击该场比赛的赔率，输入下注金额，立刻就能投注成功。网上赌的都是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最高下注金额5000元，最低不低于100元，王欣感到大开眼界。

几天后，王欣家中的电脑前围坐了好几个人，王欣在赌徒们兴奋的目光注视下登录赌球网站，输入密码，顿时球场的画面立刻显现出来，几个赌徒迫不及待地纷纷压注……王欣让过去那些电话投注的赌友都改为网上赌球。他自己也一边赌球，一边不断发展客户。同学、同事、朋友甚至房东都被他拉下水参与网络赌球。

从疯狂赌徒到贪婪球庄

为了进一步拉拢王欣，杨无畏不仅以网络赌球为诱饵，更是“慷慨解囊”把一个三级代理号交给了王欣。于是王欣摇身一变，从普通的赌徒成为了网络赌球的三级代理商。至此，他彻底由一个赌徒发展成为球庄。

王欣从杨无畏那里获得了三级代理权后，每天都会登录赌球网站查看每个赌客的输赢情况。如果赌客输了，王欣就会让赌客把钱打到自己账上，然后他再与杨无畏结算。如果赌客赢了，王欣就让杨无畏把赢来的钱打到他的账上，王欣再把每个赌客赢的钱分别汇到他们的帐户中。无论输赢，王欣都按赌客投注总额的1%获得提成，这就是所谓的退水。在赌博网站的页面上，早就清清楚楚地算好了他“管理”的每个赌客的投注笔数、金额、输赢情况和退水额，王欣只要点击结算每个赌客的结算金额，他与杨无畏之间的结算数目都会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中间的差价正是他赚到的“退水”。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王欣的朋友、同事甚至房东十几个人，都被他拉来网上赌球。赌客中担任公司董事长、经理的竟达六、七人之多！

国际足坛赛事频繁，网络赌球的生意也很兴隆。赌档通常每周会开三、四天，每周有80到90场球可以赌，因此输赢变化很大。欧洲联盟杯赛如火如荼时，一天就可以赌20多场球，有时一场能输赢几万元。

有个叫吴小鸿的赌客，曾经两天之内就输掉了20万元。在王欣的印象里，吴小鸿基本就没有赢过，即使赢了钱，也都用来冲抵输掉的赌资了，而王欣从吴小鸿那里却挣来了3万元“退水”。还有个赌客自己开着一家公司，被王欣拉来赌球后，赌球的两年时间里累计输掉了100多万元。

无论输赢，赛场上变数越大，场次越满，频率越高，王欣从中抽取的利润就越多，由于有一批“守信用”、“资本足”的铁杆赌徒参与，王欣的赌档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火。不过，几个月后他真成了暴富者。

渐渐地，王欣不满足于再做“小庄”，他想扩大规模，再多挣些钱。于是他从杨无畏那里要来了二级代理权限，自己开出若干三级登录号和信用额度，开始发展三级代理商。他不但通过三级代理商发展赌客，还为自己开了一个三级登录号，让原来那些“老主顾”通过自己的登录号进行赌注。由于赌球生意蓬勃，此时王欣的“退水”比例已经提高到了1.25%，同时王欣还按赌客输钱数目的百分之三至五提取“佣金”，他自己也和赌客直接赌球，如果赌客输了，输掉的钱就入了王欣的口袋，但如果赌客赢了，赢的钱就要王欣出，而这部分赌资是不用上庄结账的，这就是所谓“杀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欣交给上庄的钱达到150万元，而他自己挣到的“退水”、“佣金”和

“杀注”达到30万元。通过二级管理界面,王欣可以任意控制三级代理的权限、下注额度和投注参数,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级代理商开出号码的投注和输赢情况,但是王欣无法看到像杨无畏这样的上庄的结算情况,这使他心里感到有些不平。每次作为二级代理商的王欣为三级代理商开出一个200至300万元的总额度,再由三级代理将总额度分成若干份,交给赌客。他通过三级代理名下客户的输赢总额与三级代理结帐,把三级代理管理的赌客输的钱收上来交给杨无畏这样的一级代理,再从上庄那里拿来赢的钱返给三级代理。

从赌球庄家到法网囚徒

随着对网络赌球的熟练,王欣感到自己对赌球已经很精通,他不甘心长期寄人篱下,在他心中早有了自己当上庄,赚大钱的计划。2004年5月,“致富”心切的他开始尝试与赌博网站直接联系。他首先选择了“名气”较大的台湾“宝盈”网站,宝盈博彩公司宣称从1996年开始为全球华人提供网上免税的博彩服务,客户遍及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王欣向宝盈网提出做庄家后,网站答复说如果想做多获得“退水”的二级代理,需要交纳押金20万元。王欣感到押金数额太高,没有同意。

没想到几天后,宝盈网站一位自称“白小姐”的人主动与王欣联系,告诉他可以提供一种“杀全成”的网络平台与王欣合作。所谓“杀全成”就是不与上庄结算赌资,而是由网站提供投注号,王欣每月按照赌客使用的投注号数量向宝盈网支付租号费,每个号每月租费1000元。王欣感到这种方式有利可图,便同意了。于是宝盈网给王欣开通了一个登陆网站的二级代理权限,并告诉他使用多少号要先交钱才能开通。于是,王欣找来了一个叫孙雪松的人,把投注号向他出租,每个号1500元,并约定一次最少要租10个号。王欣终于成为了发展三级代理的上庄。此后,宝盈网为了“鼓励”王欣,还主动将租号费降为500元。不到半年,王欣已经为孙雪松开了5个三级代理号码(每个号码内含10个投注号),收来的租号费达60多万元。

王欣以为自己作赌球庄家很隐蔽,殊不知公安机关早就注意上了他,并采取秘密措施进行监控和侦查。当警方实施抓捕

时,王欣正在家中毫无顾忌地盯着电脑,浏览着赌球网站页面,同时警方从他的住所里还搜出了结算赌资的信用卡和一个投注报表,报表上记载着每个赌客的登陆号和信用卡号码、投注笔数和金额、输赢结果、欠下的赌资、结清的帐目……在王欣的记录中是以万元为单位的,1万元为1,30万元是30,如果是几千元的输赢在他眼里只是零点几而已。在王欣的赌账记录中,赌球的输赢总额达到了1亿多元,赌客的输赢都在几十万元以上,最多的输了几百万元。

王欣案发后,公安机关委托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对其赌球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鉴定,证实王欣用这个电脑进行赌博网站的下级用户管理。经过电子数据恢复,提取出王欣的下级投注用户和代理商共投注了37325笔,涉案金额超过1.1亿元,而王欣自己也投注了36万余元。

法院经过对王欣到案的供述、证人证言、各类物证、书证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缜密的判断,2006年2月16日,石景山区法院对这起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集中打击赌博行动中联合督办的网络赌球大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王欣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起获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宣判时,王欣当场表示不上诉。至此,这起震惊京城的特大网络赌球案终于尘埃落定,王欣也是北京市查处到案的网络赌球最高级别的代理商。

王欣从一个超级球迷堕落成为赌徒,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自己也输掉了50多万元,作为一个赌博的受害者,他并没有与赌博彻底断裂,反而成为一个助纣为虐的赌球庄家,在犯罪的泥潭里他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网络赌球挑战司法瓶颈

赌博违法犯罪现象虽然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许多赌博犯罪的方式和手段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有很大区别,参赌的人数不断增多,涉赌金额越来越大,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出现在了互联网上搭建平台,在球迷中设局赌球等形式。

最近几年来,网络赌球案件屡见不鲜,已经成为赌博犯罪的一个新形态。网络赌球具有组织性、隐蔽性强、参赌方便、涉案人员多、诱惑力大、蔓延速度快、涉赌金额高、危害严重的特点,处理此类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是由于互联网的介入,网络赌球

的证据难掌握,给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王欣被抓捕后,办案民警根据其提供的账号和密码试图进入这个赌球网站进行模拟,但却怎么也进不去了。可以肯定,赌球上线一旦知道王欣出事,就会立刻对网络进行关闭或加密处理。果然不出所料,王欣被抓后一个多小时,这片网络就全部终止了信号,连主机上的网站页面屏幕显示信号也被切断,这种隐蔽性为侦查和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同时,大部分赌球网站都开在国外,服务器架设在允许赌博的国家或地区,赌注的方式采用汇款和国际信用卡,不论这些赌博网站的交易量有多大,国内的法律鞭长莫及,很难对他们进行处罚。

传统的赌博可以通过收钱记录、赌金、口供等证据定罪,但网络赌球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入内地,投注和交易都在网上进行,公安机关很难取证。而且网络赌球资金的交割并非实时发生,存在着时间差,资金流向也难以查清,因此涉案金额准确区分认定较为困难,无法有效追缴赌资。只能通过银行实行监控,记录一些可疑账户的转账汇款情况,同时通过公安机关的网络管理部门进行电子数据的监控和恢复进行取证,很大程度上受现有科技水平的限制。

此外,目前相关法律滞后,使赌球的“犯罪成本”很小,处罚的威慑作用不明显。我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按照这条规定,并非所有参赌人员都构成赌博犯罪,只有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才构成犯罪,而一般参与者并不是犯罪。根据《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第4条:“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因此,对于通过互联网作庄的赌博行为,属于《刑法》第303条规定的“开设赌场”。除了在互联网上建立赌博网站的庄家,其他包括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甚至为其提供域名和服务器的,只要是明知他人在从事赌博活动的,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泥水匠出身的小老板就跃身成为了拥有0.98亿美元资产的大富豪,名列200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167位。检察机关剥茧抽丝,撕开层层迷雾,最终发现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发迹史完全是靠着不断的行贿官员……

行贿敛财: 泥瓦匠跃身福布斯富豪榜

文/沈轩

被关押的王德军

原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曾以0.98亿美元名列200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167位的富豪王德军,因涉嫌行贿总额超过2300万元,2006年1月25日被成都市双流县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提起公诉。

泥瓦匠出身:“靠山”竟是副市长

1966年,王德军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通江镇悦来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中毕业那年,他未能考上高中,父亲认为“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于是叫他跟一名泥瓦匠师傅学泥工。干泥工,干完一天的活下来,不仅常被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而且双手还不时会被砖头磨出血来。可年少的王德军没有叫苦,他常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自我安慰。很快,王德军就学会了砌砖、抹灰,能够独当一面,自食其力了。

随后,王德军跟着同乡们一起到各个建筑工地打零工,可辛苦不说,工资依旧不高。看着包工头个个都轻轻松松就发了财,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出人头地。他首先想到了自己一个人出来单干。于是,他独自带着工具到处揽活干,刚开始周围邻居要修灶台、砌堡坎这些小工程便找到他。他便独自一人去干,干完一合计,比在建筑工地替人打工强多了,王德军心里喜滋滋的。后来揽活时,他偶尔还能揽到修葺房屋这样的活,由于工程量大了不少,王德军只好叫上师兄弟前来帮忙。王德军不知不觉也当上了包工头,手里的钞票开始多起来。

也许是从替人修葺房屋这样的工程中尝到了甜头,1986年,刚满20岁的王德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悦来建筑公司,

开始在乐山及周边地区承揽建筑工程。

王德军有一个远房叔叔名叫李玉书,当时已经当上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副区长,随后还升任了区长。可当时的李玉书比较廉洁,王德军先后几次去找他帮忙揽工程,都被李玉书给拒绝了。

1995年6月,李玉书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后来任市长助理,兼任成乐高速公路(成都—乐山)等一系列重要工程的领导职务。1997年12月,李玉书升任乐山市副市长,主管交通、城建等工作。自从李玉书调到市里担任领导职务后,李玉书便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开始贪图金钱、生活糜烂腐败起来。也就在这期间,身为亲戚的王德军也跟着“沾光”不少,没有承包高速公路资质的悦来建筑公司竟在成乐高速工程中承揽到了一个不小的工程。这次,王德军赚了个盆满钵满,为他掘得了第一桶金。

由于关系特殊,李玉书十分相信王德军。李玉书在成都的跑腿人关某和杨树清、俸世雄及王德军在成都成立了蜀达实业公司。但公司没有运作过任何业务,只是按照李玉书的安排,俸世雄与成都一家园艺公司签订了一份虚假的草籽购销合同,对方公司划款24万元;这笔款事实上是李玉书索贿的,俸世雄后来将这笔钱交给了王德军。

俸世雄每次转交给王德军的钱都是李玉书安排的,前后共381万元。这些钱被王德军投入到李玉书出资50万元注册的德力电器公司,这些钱就这样“洗”得合法了。

随后,在李玉书的关照下,王德军又先后介入了家具、建材、房屋开发、酒店经营、电力、物业、商贸、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城市给排水等10余个领域。2000年8月,王德军将公司更名为东能

接帮助的就构成共同犯罪。而且赌博是行为犯罪,不是数额犯罪,立法之初没有考虑到出现如此巨大的涉案金额。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赌博的处罚明显偏轻,作为资金动辄过亿的网络赌博,在巨大的利益面前,3年有期徒刑似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这也是一些赌徒敢于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王欣网罗赌球案来看,按

照现行法律赌博罪最高刑期3年的规定,王欣的投注总额在网络赌博犯罪中不是最大的,认罪态度也较好,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是比较合理的。但亿元赌球案的社会危害性肯定与一年半的刑期是不相符的。我国刑法中对赌博罪的量刑标准是根据传统赌博方式制定的,而网络赌球是近两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赌博方式,对于这种动辄几百万甚

至上亿元的赌博案件,立法机构应该提高赌博罪的法定最高刑;系统划分不同类型的赌博行为,将涉赌金额“巨大”、“特别巨大”作为量刑标准;同时在附加刑中增加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并根据网络赌博可能衍生出的新的犯罪形式,设立新的罪名,重拳打击网络赌博犯罪。●

编辑/疏雨(zyx.55@126.com)